

五四运动

五四運動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

（一九一四年秋，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必然的產物。在帝國主義時代，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壟斷公司）和銀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活中，已具有決定的作用。財政資本已成為資本主義各國裏的主人翁。財政資本要求新市場，要求侵佔新殖民地，要求新地盤以輸出資本，要求新的原料產地。

但是，還在十九世紀末葉，整個地球領土就已為資本主義各國所瓜分。而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和飛躍式的：那些從前是佔居第一位的國家，比較緩慢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其他那些從前是落後的國家，却迅速躍進，趕上和超過它們。這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勢力及軍事勢力的對比發生變更，再來重分世界的趨向出現了。再來重分世界的鬥爭，就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九一四年秋所開始的世界大戰，就是各帝國主義為重分世界和搶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好久以前就為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準備了的。這次戰爭的罪人，乃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特別起勁準備了這次戰爭的，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國，另一方面就是法國、英國以及依賴於它們的俄國。一九〇七年，產生了三國協約，或者說協約國，即英、法、俄三國的聯盟。而德國、奧匈帝國和意

大利則組成爲另一個帝國主義的聯盟，即普通所稱的同盟國。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意大利退出了這個聯盟，然後就加入了協約國。當時援助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

德國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是力圖從英法手中奪取殖民地，從俄國手中奪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德國建築了巴格達鐵路，就威脅到英國在近東的統治，英國長懼德國海軍武裝的增長。沙皇俄國企圖瓜分土耳其，夢想侵佔由黑海到地中海的海峽（蘇彝士海峽），奪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在自己的計劃中，還要奪取加里細亞，即奧匈帝國一部分。英國企圖用戰爭來擊破自己的危險競爭者——德國，因爲德國底商品在大戰前曾日甚一日地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底商品。此外，英國還企圖侵佔土耳其所屬之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並穩定自己在埃及的地位。法國資本家企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愛爾薩斯——勞倫，而後者是被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從法國手中奪取去的。由此可見，帝國主義大戰，是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這個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的掠奪戰爭，牽連到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因此，日本、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後來也被捲入這個戰爭，甚至中國後來也去「參加」了戰爭。這樣，這戰爭就成爲世界的戰爭。帝國主義大戰是資產階級深深隱瞞着本國人民而準備起來的。當大戰爆發時，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企圖證明：不是它進攻隣國，而是隣國進攻來了它。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蔽戰爭底真正目的及其帝國主義掠奪的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宣稱：戰爭是爲保護自己祖國而進行的，正和現在帝國主義戰爭中，英、法、德政府各自所宣稱的一樣。然而不管宣稱得怎樣好聽，而實際，上參戰國家的雙方的目的都是爲着掠奪別人的土地、奴役和掠奪殖民地，奪取投資場與原料資源。因此，這次戰爭不論參

戰的任何方面，都是一樣的非正義的侵略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

帝國主義的兩大基本集團既進入了互相間的拚死鬥爭，也就沒有時間，沒有力量，來繼續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這便減輕了中國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而使中國最後地走入資本主義的軌道。同樣，亦是由於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使中國覺醒起來，使中國加入到全世界的革命的巨流中去。列寧說過：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最後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醞釀在他們中間開始了……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五四運動就是大戰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鬥爭的第一個雄偉的巨浪，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偉大的民族覺醒的最初的爆發，亦就是中國捲入於世界革命運動總漩渦的開端。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給了革命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一戰戰爭是各國人民生活中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最偉大的轉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成功了。正如斯大林所說：

「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的一個根本轉變，是他們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對於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影響亦正如斯大林所說：『十月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

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裏，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無產階級覺醒底紀元，無產階級領導底紀元已經來到了。」（註一）

無疑的，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民族覺醒給了極大的推動，他使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鬥爭開始了一個新紀元——羣衆的覺悟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的新紀元。孫中山先生是首先感覺到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推動作用的，「當時中山先生在廣州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曾託華僑由美洲費重金致電祝賀列寧。」（註二）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最重大的影響之一就在於使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使中國的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五四運動就是這個根本轉變的偉大的發端。……日本進行的軍事冒險之下。

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歐列強雖因無力東顧，無形中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甚至對中國表示好意以便拉攏中國參加世界大戰；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却利用其接戰中國的特殊地位，利用西歐列強放鬆對中國侵略的時機大舉向中國侵略。所以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期，同時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滿口中國吞併整個東國的企圖第一次暴露的時期；是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與加劇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歐洲帝國主義無暇與無力東顧的機會，猛烈地全線地展開它的對華侵略行動了。企圖把中國變爲它的獨佔的殖民地。在這個全線展開的侵略中，日本帝國主義，使用了帝國主義侵略的「二

切手段和方法，軍事佔領和外交恫嚇，強迫簽訂亡國條約，財政奴役，內戰的發動和挑起，企圖在「防共」的名義下實現滅亡中國等等。所有這些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愛用的伎倆，在當時已經開始採用了，直到現在還在更加熟練的基礎上擴大地使用着。

當時具體的表現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名義，宣佈對德宣戰。派遣海軍封鎖膠州灣，陸軍則大舉進攻青島。當時中國政府要求共同出兵，為日本所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青島與膠州灣後，更破壞作戰區之規定，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突在濰縣，佔據車站。十月三日，復迫中國軍隊退出鐵路附近地方，同月六日，日本大隊進達濟南，佔領了膠濟鐵路的全線及鐵路附近各礦產。事實上，山東半島已完全處於日本強盜的軍事佔領之下。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軍事佔領部份的中國領土為滿足，而企圖實行淪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它以武士道所特有的無賴與蠻橫，反噬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的正常的合理的要求為侮辱日本，突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所謂二十一條件，共分五號，其原文如左：

第一號

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

與他國。

三、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四、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改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需要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業工業等項生意。

四、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規定。

五、中國政府，應允下開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時；（乙）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六、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先向日本政府商

量。

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

第三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候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二、中國政府，允將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於該公司有影響，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之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中日

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訓練，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辦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潮州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六、福建省籌辦鐵路贛山，及整理海中（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國協商。七、北平允許日本國在神國有宣教之權，並以共同（？）之（？）與中國（？）軍事（？）而（？）這五十一條件是實實在在的亡國條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加於中華民族頭頸上的絞索。當日置益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亦知此種蠻蠻要求，為中國民意及各國政府所不容，故力責袁政府嚴守秘密，從速解決，並聲明中國政府如果洩漏條件，日本政府必當更索賠償。同時日本更以援助袁世凱稱帝相誘惑，一面又派大批海陸軍隊，次第開抵我國福州、廈門、汕頭、寧波、大沽以及山東、奉天等地，以實行軍事的威脅。當時袁世凱雖有承認之意，但猶在遲疑之中，而英美兩國得到消息亦已提出質問，日本帝國主義恐遷延生變，復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向袁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令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為止，為滿足之答覆，否則日本政府即將執行必要之手段。袁世凱終於屈服於五月九日午前，向外交次長曹汝霖同日本公使館交付答覆書，除第五號中各項容日後協商外，其餘一概應允。於是日本向中國要求之二十一條，便居然達到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這個賣國條約的簽訂是中華民國的最大恥辱，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重大的威脅。日本猶恐這種生存的重大威脅會引起中國民族的反抗，因此便竭力促使中國的分裂，使中國互相殘殺，使中國在內戰中削弱下去。於是在簽訂二十一條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竭力贊助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他深知：經過了辛亥革命，中國人民決不會容忍帝制復活的，袁世凱稱帝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國的分裂和內戰。果然，袁世凱十二月十一日宣佈稱帝，兩星期後雲南便宣佈了討袁起義，展開了護國之役。以後的張勳復辟，南北戰爭及直皖不斷的戰爭，都可以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魔手。而且他永遠是站在中國的最黑暗最反動的勢力方面的。爲着促進與延長中國的內戰，爲着財政的奴役中國，日本帝國主義者大批地供給了中國反動政府以借款，在一九一七——一八兩年間，日本政府供給了北京政府差不多將近五萬萬元的借款。（註三）

作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手段的最新一着的就是以共同「防共」的名義與中國簽訂軍事協定，而實際上用來滅亡中國。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五月間由中日雙方好幾個公文和協約，訂立了所謂共同防俄的中日軍事協定。在這個協定之中，日本取得了日本軍隊進駐吉林、黑龍江與外蒙古等地的自由，中國軍用地圖交給日本查閱，在中國軍隊中請日本軍官作教官等等。所謂「共同防共」原來早就日本帝國主義二十年唱濫了的濫調，現在歡迎與日本共同防共反共的健將汪精衛之流，其實國也不過是安福系老賣國賊的小學生。

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帝國主義大戰的機會，展開了對中國的全線的侵略，他假參戰之名出兵佔領了山東半島，他用威脅利誘的方法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了亡國的二十一條，它以巨額的借款供給中國的

最黑暗最反動的力量，挑起了中國內部的分裂，製造了連綿不斷的內戰。二十二條如絞索一樣，緊扣了中華民族的頸項，而中日防共的軍事協定則如鎖鏈一樣，束縛了中華民族的手足。中華民族的命運已處在十分危急之中，這不能不引起中華民族熱血的兒女們的滿懷義憤與熱烈的反抗，這不能不使中華民族的廣大的羣衆的民族覺醒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這不能不使中國的民衆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銳鋒首先指着處心積慮要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這樣，五四運動就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羣衆鬥爭的形態出現了！這樣五四運動就成了今天的神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先驅和序幕。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俄國十月革命，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的瘋狂侵略——這是五四運動前夜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最主要的標誌。

（註一）見斯大林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註二）見陳鈞著：論三民主義與中國問題五七頁。

（註三）此項借款的名目、數目、債主及成立日期等詳情，可參看錢亦石著：

中國外交史一五〇——一五二頁

一九二〇

五二・〇二

三・九六〇・七七九

三四四九・七五八（出超）

絲業方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的資本只有五萬元左右，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已達一百八十萬元左右。其他如火柴業、水泥業等等，於歐戰期間也開始發展起來，例如火柴業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只有三萬元，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每年增加資本為七萬餘元。（註一）銀行業在歐戰中亦有發展，在滿清時僅有七行，一九一三年已達一百餘家了。這是這個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概的描述。

用什麼來解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在中國比較迅速地發展呢？它的原因在哪裏？原因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使西歐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減少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如列寧所說：「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是因為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他們的發展最終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軌道。」第二，不能不歸功於辛亥革命——這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整個周期的第一個浪潮。這第一個浪潮雖然沒有消除當時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沒有消滅引起革命的客觀基礎，但是這個浪潮打擊了舊制度，推翻了滿清專制主義的統治，這樣，他便給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相當的領域。第三，就是「五九」「五四」這一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羣衆鬥爭——首先是抵貨運動亦便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這個發展仍然是片面的病態的，比較地有發展的還只是輕工業部門。為國家獨立生存所必需的國防基礎的重工業，則仍然停滯着，而且原有的一些可憐的企業，亦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染指所覬覦。就是在速度上說，即比較先進的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來說，仍然是非常可憐的。這裏的原因同

錄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雖然一時地使歐洲帝國主義減輕對中國的侵略，但是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要根本地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祇有民族解放戰爭獲得勝利才能達到；因此，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仍然受着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第二，辛亥革命雖然打擊了舊制度，但是沒有澈底打破它；雖然推倒了滿清專制，替生產力的發展多少開拓了一些領域，但是封建勢力還未被剷除，因此舊的生產關係依然嚴重地阻礙着他的發展；第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它與中國黑暗的反動勢力的結合，更加阻礙了生產力之發展。中國社會生產之多少重大的發展，也必得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鬥爭中才能獲得。由此可見：祇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澈底完成，才能開闢生產力向前有力發展的基礎。

在國內政治方面，則「五四」前後是一個內戰連綿的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統治，但是終以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袁世凱得到外國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便着實行反動政策，建立獨裁制度，解散了國民黨，解散了各省省議會，停止了國會的開會等等。到一九一四——一五年，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贊助之下，企圖最終地顛覆共和制度，而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稱帝改號為「洪憲」。在稱帝之前，袁世凱曾經實行製造民意，製造輿論來讚助帝制，組織籌安會，出版報紙，鼓吹帝制，壓迫反對帝制的輿論，陰令各省黨羽響應所謂君主立憲制，以及組織公民團向袁氏御用的國民代表大會請願，然後再由參政院呈遞推戴書。袁氏更假惺惺作態，表示不敢承受，直到第二次呈遞推戴書才敢「登極」。袁世凱及其黨羽這樣費力偽造之後，似乎是為民所歸，一致推戴。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不容虛造的，亦不是任何摧殘壓迫所能屈服的。一手包辦的偽

造輿論，其結果祇有使偽造者自己受其麻醉，得其應得的懲罰。充其量，也至多祇能欺騙一些政治上的色盲者，以爲真的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如陳獨秀之流）。然而真理既不歸偽造者，也不屬於政治上的色盲者，而必然在進步勢力一方面。果然，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及以後轟轟烈烈的護國之役，洪憲不及百日而亡。護國之役的成功，顯然指明：經過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和君主制度調和。指明了：任何偽造民意，任何壓迫民意，決不能援救反動派沒落的命運。

袁世凱死後，由黎元洪代攝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爲國務總理。至一九一七年爲對德宣戰問題，發生了黎段的衝突，因國會反對宣戰及要求罷免段祺瑞，段乃利用督軍團強迫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召張勳入京調處，張勳即迫黎解散了國會，並且實行政變，擁戴宣統復辟。但是經過討逆軍的十多天的戰鬥，復辟軍擊潰了，復辟運動亦撲滅了。

但是國會之解散，引起國民黨的反對，中山先生召集非常會議於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這樣形成了南北的對峙。在日本帝國主義援助下，北方的段祺瑞政府採取武力政策，爆發了南北戰爭，激戰於湖南。而這時候北洋軍閥內部已分裂爲皖直二系。直系以馮國璋爲首（馮死後，曹錕與佩孚繼之）皖系以段祺瑞爲首。前者依靠着英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後者以日本帝國主義爲其主人。互相爭奪，以後即接連發生了直皖戰爭與奉直戰爭。在南方亦發生了分裂，爆發着粵桂戰爭。這樣，中國是處在循環不息的內戰中了，這些戰爭之幕後的策動者爲外國帝國主義者，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時，也是軍閥間爭奪地盤擴張勢力的鬥爭。

由此可知，那時候，在經濟上，中國資本主義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政治上却處於黑暗與混

戰的局面中，這裏就暴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着顯著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如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分析：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非投降帝國主義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使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試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後，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爲游民，流爲盜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讓入，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極絕境乎？」

這裏，把「中等階級」寫得「尤爲困苦」，這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其實，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增長起來。同時，使得無產階級亦日益壯大。不過，那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已用大力在提倡國貨。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必然與舊制度，舊的政治統治發生劇烈的衝突。這一衝突當然不是什麼「護法立